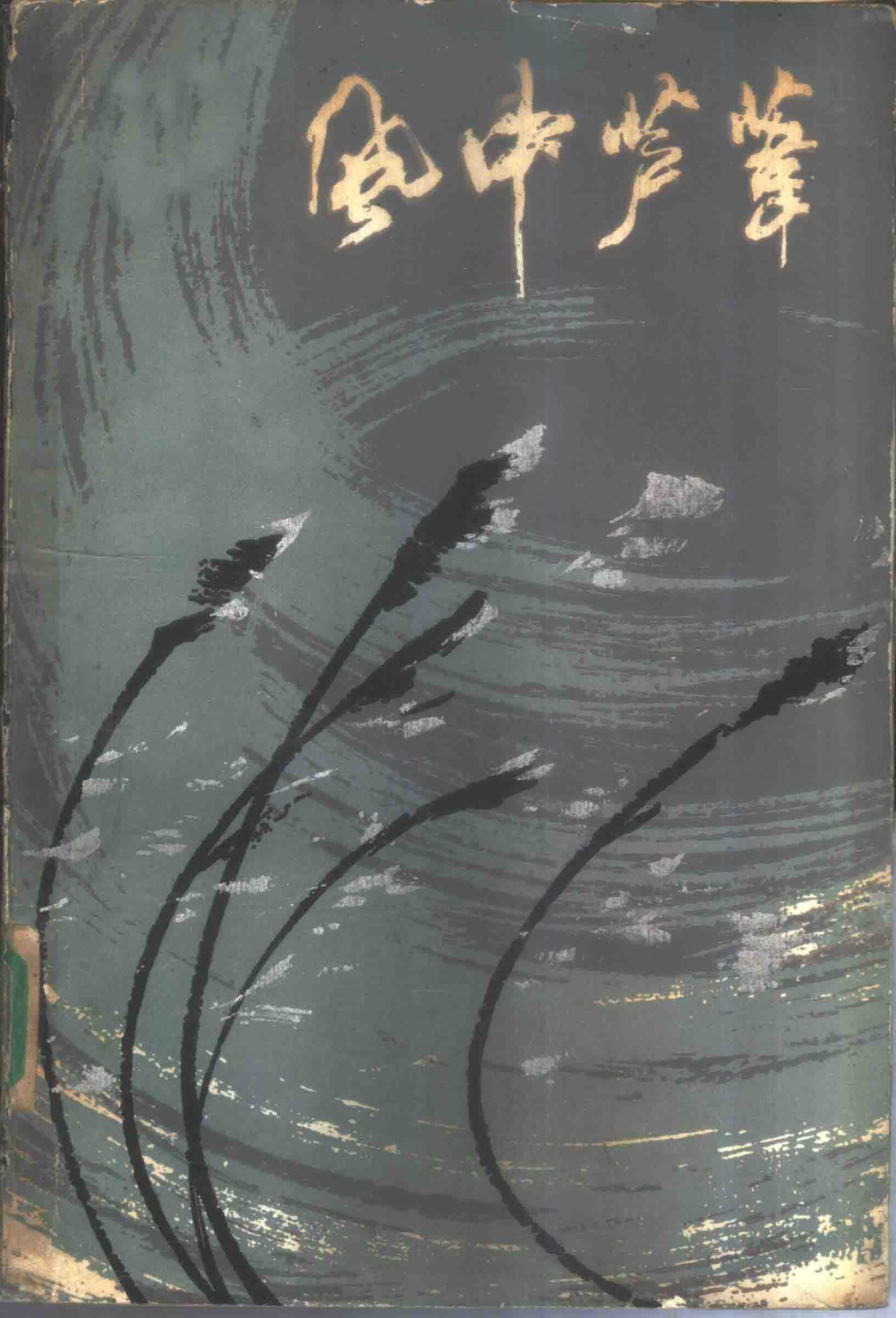


風中吟



风中芦苇

〔日〕石川达三著

金 中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牛克敬

封面设计：蒋明

风 中 芦 苇

〔日〕石川达三 著

金 中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齐齐哈尔第一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20·12/16·插页3·字数495,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43,400

统一书号：10093·468

定价：2.15元

译者前言

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风中芦苇》所描写的时代是太平洋战争前夕。当时日本的侵华战争已进行了四年，日本的百万侵略军陷在中国大陆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广大日本人民背负着极其沉重的战争负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法西斯军部不顾国内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场战争以日本惨败而告终。

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许多作家冲破军国主义的长期禁锢，纷纷执笔，揭露战时日本法西斯的倒行逆施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以激发广大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仇恨。其目的在于让人民深刻认识军国主义的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永远牢记日本历史上这一惨痛教训，从而使军国主义横行的历史不再重演。石川达三就是其中最活跃的作家之一。

石川达三于一九〇五年生于日本秋田县。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当他在早稻田大学求学时，就已显露出他有非凡的写作才能。石川的学生生活是在高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大正末期度过的。因此自由主义思想给他深刻影响。这种思想贯穿了作家的一生。在石川的一系列社会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一九三五年，他的著名长篇小说《苍氓》发表，并获得了第一届芥川奖，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

1937年爆发了日本侵华战争。第二年一月，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被派到华中战场采访，写下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因为他在这篇报告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士兵的厌

战情绪以及屠杀我国无辜居民的血腥暴行。杂志遭到立即停止发行的处分，石川本人也被判处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石川在受缓刑的蛰居期间，对时局保持沉默。写了一系列风俗派小说《婚后生活》、《母系家族》等作品，都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在战争期间沉默了八年，战后，石川达三怀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激愤，用它犀利的笔锋指向专横强暴的军国主义，描述战火中的社会惨象和人民的精神创伤。在他创作了《风雪》、《交替期》、《诱惑》等许多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并非没有希望》以后，他开始构思这部巨著《风中芦苇》。

《风中芦苇》的上卷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在《每日新闻》上连载，下卷从一九五〇年七月十日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博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单行本出版后至今已三十年，中间再版了数十次，一直到现在仍是畅销书之一。

《风中芦苇》以苇泽和儿玉这两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同时还描写了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二·一总罢工为止的许多历史事件：如近卫内阁倒台，东条内阁上台；太平洋战争爆发；陆、海军内哄；随着战局恶化法西斯军部对人民日益加剧的镇压；美机轰炸日本本土，日本无条件投降；战后物价飞涨，罢工四起；二·一总罢工；以及日本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等……读了《风中芦苇》就象读了一部形象化的《太平洋战争史》。书中登场的人物以及所涉及的历史事件都是有据可查的。苇泽悠平和清原节雄的模特儿就是《中央公论》前社长岛中繁雄作和外交评论家清泽冽。而书中揭露的《横滨事件》更是一件完全有事实根据的迫害知识分子的骇人听闻的事件。

此外，《风中芦苇》对战后一九四七年二·一总罢工作了较为客观的描述。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新评论社的罢工事件。苇泽悠

平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战时受到军部、情报局的欺压，说他是“左翼的同情者”。他为了在日本保持《新评论》这个作为自由民主喉舌的仅有的阵地，与军部作了某种程度的妥协，登载了一些军国主义分子鼓吹战争的文章，这在当时从策略上是必要的，也是可以允许的。战后《新评论》复刊，象苇泽悠平、清原节雄等在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理应是团结对象，然而反映在《新评论》罢工事件中日共的当时对策，却把苇泽悠平当作敌人，指责他在战时同军部合作，要求他引退，由罢工团来接管《新评论》。这一极左政策，事实上遭到了失败。后来，一九五〇年日共遭到麦克阿瑟的镇压，日共大批干部被“整肃”，日共主席德田球一同志流亡到国外，客死在中国。历史证明极左政策造成日共脱离群众，才使敌人有机可乘。石川达三站在客观立场描述了这一事件的发展经过。一切革命人民都可从中吸取教训。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期，超越了群众觉悟，推行极左政策，只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

石川达三的作品，题材广阔，倾向鲜明。《风中芦苇》所揭示的主题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在战时和战后的动荡的社会中竭力正直地勇敢地生活下去。石川达三的艺术风格在于他善于捕捉巨大的历史事件，把主人公放到特定的历史事件中去展现自己，使读者既能看到广阔的历史场景，也让读者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关切，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与主人公共呼吸，同命运，一起走完这段艰难曲折的路程。石川达三的文笔具有朴实、冷隽的风格。描写细致真切，结构谨严，语言洗练流畅，善于用对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余意萦绕。

此书在一九六四年译成初稿。译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失。此次重译得到了许多前辈和同行们的鼓励，石川达三先生还特意为中译本写了前言，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序言

石川达三

任何国家的人民都有困难的时代和痛苦的时代。国家苦难的时代人民被迫担负起重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是日本人民苦难的时代，那时完全没有言论自由。这本书是我悲痛的记录。可是现在到了一九八〇年另外一种悲剧把我们禁闭起来了。那就是文化问题。这应该由民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由于金中先生的努力，使中国读者得以读到这部作品，作为作者，我感到特别高兴。希望读者通过这部作品了解在那次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是怎样度过的。

一九八〇年七月



石川达三

第 一 章

外务省正门的大铁门被卸下来了。在骄阳似火将近中午的时刻，七八个搬运夫汗流满面，吵吵嚷嚷地把这扇大铁门抬到大卡车上。

清原节雄穿过孤零零的颇为杀风景的门柱，向着大街走去。他约定中午在东京会馆同苇泽见面。马路两旁的橡树一直延伸到樱田门①，树影映在人行道上。他在树荫下慢腾腾地走着，心里却觉得很别扭。

从今春开始的野村大使和美国国务卿赫尔②之间的日美两国会谈，现在已经完全停顿了。会谈涉及到日德意三国同盟③问题和日军从中国大陆撤退的问题，遇上了暗礁，迟迟没有进展。就在这个时刻，日本外务省的大铁门被卸了下来，令人预感到这是不祥的征兆。

清原问外务省美国局局长，为什么要拆掉大门，这位局长露出一丝苦笑，说道：

“可以造二三十发炮弹呗！”

一星期以前，内阁发布了“回收金属令”。日中战争已经延续了四年，铁和铜都耗费殆尽。当局的策略是：要求把所有家庭，

①樱田门——旧江户城内城的城门之一，位于城西南护城河内侧，是宫城正门前通往震关的必经之路。

②赫尔 (Cor dell hull) (1871—1955) 美国政治家，从 1933 年至 1944 年罗斯福任总统时期，他担任国务卿，对联合国的建立颇有贡献。

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德国、意大利于 1940 年时建立三国同盟。

所有事务所的铁门、暖气片、钢窗、花瓶、伞架都铸成铁，再制成炮弹，然后把它扔到中国大陆的山沟里。

金属既然已经如此缺乏，可是陆军当局还在策划新的战争。他们想用少得可怜的北九州 的煤和新潟的石油，再加上从各家中征收来的铁壶、伞架，迫使美国和英国屈服。

清原慢腾腾地在人行道上走着。他想到这些不由得发出感叹自己白活了这么大年纪。他曾经在英国呆过三年，在美国住了七年，他对圣彼得罗和伦彼契一带密如森林的石油井架了解得很清楚，他也曾见过伯明翰、曼彻斯特的铁和煤。从战争所需要的资源来看，日本对英美是一比一百。

前天，宫中举行了御前会议^①。昨天和今天的报纸却只字未提，广播电台也不作任何报导。清原节雄想会见外务大臣，可是大臣还没有来上班。美国局局长简直是一无所知。

“我只知道举行了御前会议，可是什么内容却毫无所闻。这会议究竟讨论什么问题呢？”

真岂有此理！正当对美外交处于重大转折的时刻，身为外务省的美国局局长竟然还蒙在鼓里，更何况日本的一亿国民了。战争的危机不知不觉地步步迫近了。受害的是国民，然而他们得不到任何发言权，更不给他们丝毫反抗的自由。

拐过樱田门，迎面从护城河吹来了一阵清风。他悠然自得地沿着公园里绿树成荫的小道向前走去。他穿着一身稍微有点脏的白色西服，头上戴一顶变了形的巴拿马草帽，手里提着打补丁的皮包，上衣的口袋里塞着二份外国杂志。他一向不修边幅，从外表上看不出他在国外生活过十年而应有的潇洒风度。他作为一个

^①御前会议是明治宪法规定，在国家发生紧急重大事件时，在天皇主持下，有重臣、大臣参加的会议。

外交评论家，对近卫①内阁执行的对外政策，俨然是内阁外面的支柱。

此刻正好是中午休息时间。在护城河尽头与日比谷公园②交叉路口附近，政府机关的职员和女办事员三五成群地观看着护城河里的鲤鱼。几十条大鲤鱼争着吞噬投下来的饵食，水面上划出一道道鱼纹。看鱼的人们见到肥大的鱼腹馋得流下了口水，鱼和人都引起了食欲。

清原节雄穿过人群，沿着护城河岸向丸之内③方向走去。他心里想：不久就要政变了。近卫的处境肯定很困难。外务省内松冈④的外交政策余烬未熄，他们对近卫·丰田的外交政策是不甚感兴趣的。

松冈和陆、海军勾结得很紧。在内阁会议上，外务大臣发表的意见代表着陆、海军的要求，因此近卫的发言老是被截住。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不久，外务大臣松冈首先缔结了日德意三国同盟，接着同法国驻日大使安利谈妥，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挑起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纠纷；他又到德国会见了希特勒，最后打开了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通道。这一年的六月，陆、海军的首脑拿着进驻计划去见松冈，要求缔结日法共同防卫协定。外务大臣这时追问说：“我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必将引起世界

①近卫文麿(1891—1945)，昭和八年(1933年)任贵族院议长，昭和十二年(1937年)第一次，昭和十五年(1940年)第二次组织内阁，太平洋战争失败，他被定为战犯，在拘留所服毒自杀。

②日比谷公园——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樱田门到虎之门之间，是日本最早的洋式公园。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开放。

③丸之内——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皇居东部一带，是东京商业、金融中心。

④松冈洋右(1890—1946)山口县人，曾任政友会的国会议员，昭和八年(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时，他任日本首席代表。以后任满洲铁道公司总裁，近卫内阁的外相，主持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及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战后，被定为战犯，在受审中病歿。

战争，陆、海军必须攻占新加坡，你们能办得到吗？”七月二日将此提案交御前会议审议。

近卫坚决表示反对。但他又在陆、海军的压力下屈服了。他决心同松冈洋右决裂就在这个时刻。

但是，近卫还犹豫不定。七月十二日清晨，他向外务省提出了毫无力量的反问：“如果我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美两国会谈将如何？”

松冈的心腹外务省的南洋局长斋藤音次受到总理大臣的质问后，立刻给驻维希的日本驻法大使加藤外松打了电报。日法谈判就开始了。

这之后的第三天，近卫决心提出内阁总辞职，派书记官长去探访正在疗养的松冈洋右。

“这是内阁全体成员提出的辞职书，请外务大臣签名。”

这是不容对方分辨的处置办法，也可以说是近卫所采取的报复手段。松冈默默地签了名，把书记官长打发走后，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来，拿起枕头向纸扇门掷去，纸扇门的木框被砸断了，枕头被抛到外面的走廊上。他厉声地叫道：“近卫啊，近卫！你这小子延误了关系到日本国家命运的大事啊！”

又过了一天，天皇任命近卫第三次组阁，这次组阁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寻求日美会谈达成协议。然而松冈遗留下的日法共同防卫协定在十天之后就签了字，日本军队象雪崩似的拥向法属印度支那。于是日本资产在世界各地被冻结，日美会谈又停顿下来了。

其结果就在前天召开了御前会议。近卫已灰心丧气。外务省的大铁门被卸下来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外务省的权威早已被陆军夺走了。

清原节雄走到护城河的另一端，跨进东京会馆的大门。大楼里显得很阴暗、冷清。穿着白上衣的侍者走过来告诉他：

“苇泽先生正等着您哩！”

上午十时，苇泽悠平出了家门。在这以前家中什么事情也没有。临走时他对妻子说：“今天是星期一，约定了跟清原君见面，你有什么事吗？”

妻子是清原节雄的妹妹。

“是啊！”茂子夫人想了一想说道：“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只不过目前时局的动向和哥哥的意见不一致，哥哥心直口快不能随机应变，可叫我有点担心。你就这样跟他说吧。”

这一点儿担心谁都有的，所以苇泽并不介意，便跨出了家门。自从实行“重点使用汽油规则”后，他的汽车已成为无用之物，放在车库里都生了锈。

电车在能望见远处大海的高架铁道上奔驰，又穿过鸽群盘旋在上空的报社大楼与大楼之间，驶进了东京车站。

苇泽社长把报纸叠好用右手拿着，左边的膀子挂着藤制的手杖慢条斯里地从车站的台阶上走下来。他已年过五十，高高的个子，穿着纯白色麻布的西服，头戴巴拿马草帽。眼睛细长而炯炯有神，斑白的头发梳得很好看，散发着香味，完全是一副洁身自好的绅士派头。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渡过三年学生生活，当时的教养此刻依然留在他的身上。

早晨，车站前广场上充满了强烈的阳光。残暑象仲夏一样炎热。在蔭悬树荫下他慌不忙地穿过马路。人流滚滚，一浪赶一浪地朝前流去。被高大建筑物团团围起来的这个广场，几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只不过增添些不断变换的时代色彩而已。仔细看，延续四年的日中战争带给日本痛苦的迹象在这广场上随处可见。

从高层建筑物上垂下来的大幅白布标语上写着：“大政翼

赞^①”、“臣道实践”。在太阳旗底下还写着：“完成圣战”。这些四四方方的大字正是这个国家苦闷的象征。

打着国旗和团旗的群众，列队向宫城方向前进，从队伍的前列传来了喇叭声。每天穿过广场去上班的人半数都穿着土黄色的国民服，戴着士兵一样的战斗帽。昭和十五年(1940)十一月政府发布了“国民服令”，要求一亿国民都穿制服。在穿上土黄色的制服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都穿上了制服。

苇泽悠平不穿制服。他那一身整整齐齐的白色麻布西服，象征着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走进大楼，登上敞着门的电梯。

电梯里已经有五个男人。他一跨进去，其中两人用令人难以捉摸的眼光偷看了他一眼。天气这么热，他们穿着灰色的西服，规规矩矩地系着领带，但彼此都默不作声。电梯慢悠悠地往上升。他忽然意识到：这两人莫非是便衣特高警察^②。

电梯升到四楼，有三个人走出了电梯。留下了他和那两个人。电梯升到五楼。那两个人依然没动。苇泽社长拄着手杖冷眼以对。

电梯继续往上升。他随时有可能遭到这两个特高警察的袭击。他所主持的综合杂志《新评论》，经常受到宪兵队和警察当局的监视。因为他倡导的自由主义，不能为当局所容忍。

到了六楼苇泽社长走出了电梯，在他身后，果然那两个人的脚步声跟着他来。顿时他觉得脸颊上的肌肉有些僵硬了。……这四年来，他一直对军部的官僚一些不明事理的人讲妥协，虽然他知道自己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是没有理由受到他们责难的。在晦暗的走廊里，三个人跟得很紧，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只要一个箭步就能扑到他身上。

①大政翼赞——意即推行辅佐天皇的政治。

②特高警察——特别高等警察之略，是专门对付思想犯的警察，直属内务省，其任务是镇压社会运动，二次大战后被废止。

他走着，眼前掠过去好几扇镶着金字的厚玻璃门：东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东京宣传美术研究会、共同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律师内村岩雄法律事务所。……他迈着不快不慢的步子往前走，绝对不让他们看出自己有半点儿慌张。拐过两个弯，他的事务所在第三个门。他突然想到，这岂不是给特高警察带路，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气愤。

他用手轻轻地推开写着「新评论社」金字的玻璃门。他的听觉突然锐敏起来，听见了那两个人的脚步声悄悄地从他的背后掠过。他头也不回，随手关上了房门，只听得脚步的回声在走廊上逐渐远去。在这一瞬间，他觉得涌到头上的血，顿时往下流了。

社长室是在楼房的拐角处的明亮的房间里。从四扇窗户吹进来的风，很凉爽，把窗帘吹得鼓鼓的。他把帽子和手杖递给了女秘书，麻利地脱掉上衣，镶着翡翠的衬衣袖扣闪着绿光。

“刚才清原先生来了电话……”

“唔。”

“他说中午请你到东京会馆去。”

“嗯。知道了。”

“还有冈部先生在等着您。”

“噢。你请他来。”

苇泽社长站在窗户口，让清风吹着自己的脊背，嘴里衔着一支香烟。他对刚才自己竟然害怕特高警察的心情感到生气。有什么必要怕他们？可是事实上这奇怪的世道就让你非怕他们不可。仗越是这么打下去，这世道越来越可怕。今天虽然逃脱了便衣警察的袭击，但总有一天那两个人会闯进屋来。这是不祥的预兆。

总编辑冈部敲敲门进来了。他的面颊微胖而光滑，前额有些拔顶，气色非常好。他毫无顾忌地迈着大步走过来，连珠炮似地说道：

“社长，又得挨整了。刚才陆军报导部来电话，叫总编辑去一趟，待会儿我去挨训。估计是九月号清原先生的文章的事。”

“唔。又是……好吧！……你辛苦一趟吧！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清原节雄的论文是很出色的，因此军部讨厌他。今天早晨离开家门时妻子说清原心直口快，看来她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

冈部总编辑对新闻特别敏感。他熟知一切新闻事件的内幕，并以此为自豪。他对事件的背景和发展具有独特的见解。一切流言蜚语对他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他穿着半袖的白衬衫，露出粗壮的胳膊，往胸前一叉，一屁股坐到椅子的扶手上，又连珠炮似地说开来：“清原先生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与对美外交》这篇论文认为，进驻是准备对美国发动战争；而我却认为是军部的策略，在这以前他们要进攻苏联。东部战线，德国步步进逼，我想日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举把苏联解决以后再挥师南下。”

“唔。是吗？”

“当然是罗。今年六月在北满集结了大批部队。最近在国内征集的士兵，其中百分之四十入伍后立即开往满洲。另外八月底从朝鲜回来的朋友说，经由汉城飞机场向北飞的飞机每天不下三十架。朝鲜东海岸的清津和罗津已建成了很漂亮的飞机场。陆军当局大言不惭地说，只要战争一开始，半天内就能把海参威夷为平地。还有最近从我的故乡鹿儿岛出发的部队都带冬装。这些情况都很有意思啊！”

“噢，是吗？”社长点了点头。但心里并不相信他的话。

“好吧，我去一趟就回来，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冈部熊雄站起身匆匆忙忙地走了。

冈部是个精力旺盛，朝气蓬勃的实干家。他生性好动，象小

孩子一样没有个准脾气。对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阴谋，他象变戏法儿一样一件件地揭示给你看，但是他却是个旁观者。他既不赞成战争，也不反对战争，事件越扩大越复杂，他越兴奋。他热衷于战争的惊险关头。对他来说战争好似最有趣的球赛。不管他的估计是否正确，他丝毫也没有感到自己有责任。

战争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国民生活会陷入怎样悲惨的境地，在他心里毫无忧愁可言。他喜欢听流言蜚语，对外交谈判的纠纷特别感兴趣，实际上他却是孤独的。任何思想在他心里引不起共鸣，他也不加入任何团体，他是个彻底的旁观者。他具有一种清高而孤傲的性格。象他这样的旁观者只要有了行动，就会成为一位具有尖锐的批判能力的真正爱国者。

与他相比，苇泽社长对任何事情都不随便发言。他总是抱着极其冷静的态度，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贵族自由主义者。他说话和气的举止大方。对于战争，对于国家，他似乎也是个旁观者。他这种冷漠的态度是遭到军部报导部和特高警察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冈部熊雄是他的女婿。

他和清原节雄每逢星期一见面，共进午餐，同时谈一谈当前的形势。这习惯已经持续七年了。

在东京会馆面向护城河的一间比较凉爽的小房间里，两人要了份清淡的饭菜。他们在牛津大学同学三年，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清原和妹妹一起到了英国。留学结束后三个人一起到北美洲旅行。苇泽受清原之托和他妹妹一起先回国，清原则留在美国当了七年新闻记者。回国后的第二年，悠平和清原的妹妹结了婚。

三年的留学生活使苇泽悠平变成一个具有贵族风度的潇洒的绅士。而在欧美渡过十年岁月的清原节雄却是个不修边幅的老学